

續修四庫全書

Age Group	Percentage
18-24	10%
25-34	15%
35-44	20%
45-54	25%
55-64	30%
65-74	35%
75-84	40%
85+	45%

Age Group	Percentage
18-24	10%
25-34	20%
35-44	25%
45-54	20%
55-64	15%
65-74	10%
75-84	5%
85+	5%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F45/01

七一・經部・詩類

學詩毛鄭異同籤二十三卷〔清〕張汝霖撰……………一

詩緒餘錄八卷〔清〕黃位清撰……………一九九

毛鄭詩釋四卷〔清〕丁晏撰……………三三三

鄭氏詩譜考正一卷〔清〕丁晏撰……………四〇九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二卷〔清〕丁晏撰……………四四一

詩說考略十二卷〔清〕成儼撰……………四五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學詩毛鄭異同籤

〔清〕張汝霖撰

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木活字印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九六毫米寬二五二毫米

序

夫事無今昨合符于先聖之揆道有變通聚訟于羣
儒之議每發一難則狐冰集疑或解片辭而免管盡
禿去古日遠作者代興一篇之傳師徒異讀一經之
校父子殊趣此如截紗籠燈所以障風展轉十重而
燈且晦立孫承祖所以繼福徵引異族而宗反淆膠
轄紛收良可歎已又自祖龍肆煇帝虎滋謫姚姒蒼
姬已來筠汙枯朽六籍之道存者幾希葩經更甚其

學詩毛鄭異同錄

序

時學者有齊魯韓凡厥所談多與經悖如草菅荆惡
疾關雖諷晏朝黍離爲伯封所吟式微迺二人合作
如斯之倫寧可採錄洎大小毛公出漸闢三家鄭術
爭鳴藝得其一足十日並出眾落其九烏蓋其師受
之孟仲子孟仲子受之李克克受之曾申申受之子
夏所授受者正也司農北海鄭君遵暢茲旨稍爲之
箋宜其恪守曩篇力排衆說爬揅穢藻以待將來而
愛豎異穎時釀嘲辭歧又岐以亡羊指非指而喻馬

學詩毛鄭異同錄 序

甬無其極莫識命篇之意定之方中復殲測景之法
甚至剡妻燭處帝撝斂歆白魚躍航元鳥降卵赤熛
怒靈威仰錄五帝之名舍神霧汜歷樞雜七緯之識
緣衣禮衣多爲更張汾王幽王移其次第亦既輟止
云男女之構精其新孔嘉乃君民之將謹稽之疇曩
旣若彼駕之楮墨又若此他如孔氏義疏太常駁辨
又各懷左袒靡有折衷竊以爲箋疏之作本以鬯毛
雖有齟齬亦當闕疑況夫子嗟子國古籍莫獲其二

學詩毛鄭異同錄

序

三公是公非所論實賢于仟伯今使解春秋而誣以
稗史訓周易而旁涉歸藏揆歐初情以求實事庸可
得哉嘗從家訓之餘側企漢儒之學謹輯其素所請
業與講課問辯之作爲毛鄭發者都爲二十三卷昔
孫毓有毛鄭異同評評及古人走則何敢籤其疑義
粗具蕪辭以就正于 當世之先生長者斯鄙志也
嘉慶二十四年歲己卯六月某日張汝霖謹言

學詩毛鄭異同籤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五條

召南七條

卷二 國風

邶風十一條

鄘風八條

衛風七條

學詩毛鄭異同籤目錄

王風一條

卷三 國風

鄭風五條

齊風二條

魏風二條

唐風五條

卷四 國風

秦風四條

陳風九條

檜風二條

曹風二條

卷五 國風

豳風十一條

卷六 小雅

鹿鳴之什十三條

卷七 小雅

學詩毛鄭異同籤目錄

南有嘉魚之什十二條

卷八 小雅

鴻雁之什十二條

卷九 小雅

南山之什二十一條

卷十 小雅

谷風之什十七條

卷十一 小雅

甫田之什十條

卷十二 小雅

魚藻之什十七條

卷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上十五條

卷十四 大雅

文王之什下十二條

卷十五 大雅

學詩毛鄭異同錄 目錄

生民之什上八條

卷十六 大雅

生民之什下十三條

卷十七 大雅

蕩之什上

卷十八 大雅

蕩之什中

卷十九 大雅

蕩之什下

卷二十 頌

周頌上十條

卷二十一 頌

周頌下四條

魯頌五條

卷二十二 頌

商頌九條

學詩毛鄭異同錄 目錄

附一卷

周召分聖賢後解

何彼禕矣解

鄭氏昏用中春辨

毛氏豳風表

鄭氏豳風表

釋鵲

學詩毛鄭異同鐵卷一

武 監 學 生 張 汝 霖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箋云幽閒處深宮貞事之善女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若處故云幽閒言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者非也

按鄭申毛云幽閒處深宮貞事之善女明以窈窕

學詩毛鄭異同鐵卷一

卷一

為女德之幽閒若指所居之宮則當云處幽閒深宮不當云幽閒處深宮矣鄭箋本謂指三夫人以下嫌於泛言世之淑女故於此特言處深宮孔氏于幽閒下去一處字文義遂隱至謂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若處未免過泥如君子已為善稱不妨更言懞懞和鳴已為可聽不妨更言肅肅詩之若此者正多也東門之池君子好逑傳逑匹也宜為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

仇能求為君子和好象妾之怨者陸氏釋文云好逑音求本亦作仇

按鄭氏變文立訓者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此不言當是鄭所見毛氏舊本經與傳皆原是作仇鄭氏謂雖與毛異而字則同作仇也陸氏釋文云本亦作仇可知舊本有作仇者今各本注疏經傳作逑失其舊矣考禮記緇衣引詩君子好仇爾雅郭注引詩君子好仇漢書邊讓傳携窈窕此本誤

學詩毛鄭異同鐵卷一

卷一

窈窕指淑女漢記從好仇李注仇匹也毛詩曰君子好仇文選景福殿賦註引毛詩曰君子好仇足証毛之作仇不作逑矣然此猶後人所引又鄭考之毛詩知逑匹之逑毛皆作仇無衣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皇矣詢女仇方傳仇匹也賓筵賓載手仇傳賁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釋文云手仇毛音求匹也免豈公侯好仇毛雖無文當不自異其說考之于詩証之于所引求之于釋文知舊本原作君子

好仇而作述者爲出後人安政矣

琴瑟友之。仰官以琴瑟友樂之。箋云。賢女助后妃儀。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苻菜之時樂必作。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房。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孫毓申云。毛元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毛意此假設之詞。耳。孔氏申鄭云。既求得之。故當共苻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加。而其情意之和。若與琴瑟爲加。及

云。鐘鼓樂之。共苻菜之事爲鐘鼓樂。淑女

校箋中所云。樂必作樂皆作。俱讀爲音樂之樂。非悅樂之樂。明以作樂訓樂之。樂之者猶伐鼓之爲。誦之持兵之爲兵之。釋文云。樂之音洛。又音如。其確証也。正義失鄭而

公侯干城傳于扞也。箋云。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正義曰。下傳云。可以斷制公侯之腹心。則干城好仇俱是公侯自以爲干城好仇耳。等以此武夫爲扞城其

民

按左氏傳成十二年叔向辭享語全說此詩亦云。扞城其民。左氏行文縱橫開闔。鄭氏原非據此以釋經。但武夫足以扞城其民。民既安而國以固。其爲公侯之干城者。不己大與箋之與傳義得兩相足。或若區區焉謀武夫以自衛而無裨于民。雖有力如虎亦所父爪牙之比耳。何足爲免置之賢者哉。且毛傳質略未必鄭之所說。遂乖毛旨。孔氏離

閒傳箋往往有過甚之處。至好仇之義。鄭氏諸所訓者。皆與毛別。正義釋傳言公侯之好匹當得之耳。

采蘋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箋云。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初季少也。少女徵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必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

設奠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奠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案盛蓋以黍稷正義釋傳曰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典禮女爲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于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

禮正義釋箋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詞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奠今經陳永蘋藻爲羹使季女尸之至設奠者季女則非禮女也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于奧與卽牖下又鮮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于宗室本之季女取徵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既

言禮之卽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禮之物若禮之爲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鳥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于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爲兼言大夫士祭于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矣據

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于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誤矣

按鄭箋難毛孔氏至鄭說謂毛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遂誤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此皆窺毛之論也毛傳所云必先禮之于宗室者自指教成之祭非指禮女也毛意蓋謂凡祭主婦設奠此特使季女尸之

明因嫁而尊重其人尊之重之卽所以爲禮之也
或曰牲用魚芼以蘋藻是教成之祭所用而上云
禮之于宗室禮之言似卽昏禮記所云父禮女
也非毛氏誤合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乎曰毛公
之寬正在禮之二字不知禮女之禮昏禮記古本
原作醴至鄭氏始改作禮不特醴女之醴凡儀禮
中如醴賓醴婦之醴鄭氏皆改作禮謂古文醴爲
禮其所以改字之故按賈疏云以此醴酒禮賓字

从禮者以大人云上公再醴而酢伯侯一醴而
酢子男一醴不酢及以酒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
酒醴爲名皆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爲禮教之禮不
取用醴爲醴之義也本周禮以酒禮之之語盡改
儀禮中醴賓等之醴據孤文以疑古經此妄也說
文豈所以行禮之器也醴字從豊得聲是醴字生
于禮字之後謂古文禮爲醴者又妄也毛公非不
諳昏禮者昏禮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

此自在女家之廟廟與詩所云宗室牖下者渺不
相涉也毛公雖誤不應至是也又按禮記昏義云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
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
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傳之
文與之相合必是據以爲說孔氏謂毛據儀禮之
昏禮記則不惟不見所謂教成之祭并不見所謂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之文矣故知毛公必非據昏

禮記也孔氏又謂醴女之醴毛傳作禮儀之禮無
論毛意說季女尸羹自指教成之祭卽使誤指醴
女毛公亦無由預知鄭氏將改醴爲禮而先從其
說將醴女之醴作禮儀之禮也故知毛公必非謂
禮之爲醴女也且毛傳云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
宗室明去嫁期尙遠非如醴女者之僭車在門父
親賜醴婦女盛粧出于母左臨期告戒時也故知
鄭孔之說皆冤毛也王肅意欲尊毛而多爲曲說

以通之致遭孔氏所擊螳螂捕蟬未知黃雀在後亦可歎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傳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

校毛鄭諸論昏期者皆分兩說後另有辨義但考正義此段有所未安其疏傳豈不言有是也句云豈不欲早夜而行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細玩

學詩毛鄭異義

卷一

九

文義豈不之與有是終屬兩意末由牽合詩中如豈不懷歸豈不爾思毛無明訓惟豈不日戒傳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戒警手義甚明白易曉而此特訓爲有是終難肌解矣

標有榜其實七兮傳與也標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榜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與者榜實尙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傳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累迨及也求女

學詩毛鄭異義

卷一

十

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反其舊時舊時謂女二十雖夏未大衰標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箋云此夏向晚梅之墮落差多在者餘三耳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傳今急辭也標有梅頃僅堅之傳堅取也箋云頃僅取之謂夏已晚頃僅取之于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著育人民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

禁

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校毛以末章爲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以標梅爲喻則上二章當通滅與序所云男女皆得及時者相合其云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蓋謂貧者不以貨財爲禮如用雁用幣之類皆不待求備耳先王所以蕃育人民使無怨曠者意美法良于此可見鄭氏以標梅喻時序前章云雖夏未大衰謂孟夏也二

章亦夏間諱謂仲夏也三章云夏已晚謂季夏也鄭氏本主昏用仲春之說于是自疑其失期太甚而設為明年仲春相奔不禁之說蓋夏仲夏既與昏用中春之說不合明年仲春相奔不禁亦與男女及婚之義相乖矣且鄭氏謂男年三十女年二十為正時過此先此俱所不可是殆不然使三十二十先王定為禮國家著為制則後世當遵而守之弗取過矣而孔子十九娶於并官氏顏繇二十

四生子淵絀衰周不能守禮豈聖賢亦不遵王乎知鄭說之不然矣或曰禮記云三十曰壯有室又王肅亦述毛云甫賢有言男子三十不敢不有室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家明有定期矣曰蓋舉其盡期言之謂過此則嫌于失時耳非男必待三十而娶女必待二十而嫁也何鄭之固乎

羔羊退食自公傳公門也正義釋毛曰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于公

謂正直順于事也

按序云在位皆節儉正此故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說亦可通然不如從毛者之為簡易也抱衾與裯傳衾被也裯裯被也正義曰今名曰裯古名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箋云裯牀帳也正義曰鄭以衾既為被不得復為裯被也漢世名帳為裯蓋因于古故以為牀帳

按爾雅釋訓裯謂之帳郭注今江東亦謂帳為裯

邢疏云召南小星云抱衾與裯箋云裯牀帳也裯音裯義同謂裯裯音同則可矣謂義亦同直是因鄭氏以裯為牀帳遂舉詩之裯與爾雅之裯而一之耳且毛詩鄭箋本皆作裯而邢疏引鄭箋遂改作裯使鄭氏果作帳不從詩作裯當自云裯宜作裯矣又使詩之裯即爾雅之裯孔疏亦當引之九爾雅與詩訓詁相關者孔疏無不徵引今孔疏不引爾雅明爾雅所云裯謂之帳與詩衾裯之裯

不相謬矣而邢氏改箋之本文以實已說不可信也竊疑被有寢衣之名故偏傍从衣帳幔之屬則偏傍从巾毛訓褌爲褌被者以別乎衾之非褌被也其義似確鄭以爲帳何得有衣義耶
汝雲附案許說文云褌褌帳也故稱褌被帳亦稱褌帳則衣旁之字得通之衾帳也顧野王玉篇云褌同褌巾部之文多有从件衣者如帙之爲褌常之爲褌群之爲褌裙是也褌同褌然則褌之爲褌

學詩毛鄭高義

卷一

十三

其通例也廣韻褌直株切音厨與褌通韻會褌重株切音厨通褌字見陸設字林帳也似厨形褌褌褌古通邢疏蓋非無本但寬改鄭箋爲可指耳
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

板史記蘇秦傳錦繡千純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左傳襄十八年執孫蒯于純書傳純番徒溫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屯留縣在上黨

壹發五豨傳一歲曰豨箋云豨生三曰豨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豨獻豨于公大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豨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豨獻豨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豨伐檀傳云三歲曰特豨異獸別名也又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其與毛說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爲豨者豨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豨生三豨二師一特郭璞曰猪

學詩毛鄭高義

卷一

十四

生于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豨生三曰豨不知豨豨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豨以自三已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豨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豨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廣鹿皆云絕有力者麋則有縣特謂豨生一名猷豨從兩肩爲廣七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麋字雖異音實同也

按爾雅鹿牡麋牝應絕有力麋音義麋音堅疏云

此辨鹿之種類也麋牡麋牝麋絕有力斡音義研
五見反疏云辨麋類說文云麋麋也鼻斡字異音
殊而正義引釋獸麋鹿皆云絕有力麋麋鹿名別
種分而正義直云麋鹿也此蓋因吉日麋鹿麋
傳鹿牝曰麋麋七聚多也毛以麋麋爲鹿多而鄭
箋云麋牡曰麋麋鹿似一物遂誤以鹿之絕有力
麋麋之絕有力斡合而一之而云麋鹿也又按大
司馬職作小禽私之禮記曲禮上程七能言不離

禽獸疏猶引作小禽此不得改爲小獸

學詩毛鄭異同錄卷二

武 寧 學 生 張 汝霖

緦兮衣兮綠衣黃裳傳綠閒色黃正色箋云綠當爲
祿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祿衣次
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
祿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祿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
制也正義釋毛曰毛以閒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
之妾不宜嬖寵閒色之綠今爲衣而見正色之黃反

爲裏而隱以與不正之妾今衆寵而顯正嫡夫人反
見疏而微又正義釋鄭曰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
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綠衣言色
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禴翟又
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衣者甚累字或作稅此
祿衣者實作祿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祿衣而禮
記有之則祿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爲祿衣故此綠衣
亦爲祿衣也詩人咏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

舉實無之緣衣以爲喻故知當作祿也

按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明衣尊而裳卑緣爲間色黃爲正色嫡妾之喻甚工賤妨貴火陵長達問親新間猶小加大滯礙義所謂六逆也以妾耦妻于禮素以緣爲衣于制乖正唯千古無遺而見其反古之甚毛公魯人生于鄭氏之前又師事荀卿其所傳述猶是古人之舊鄭氏箋詩蓋亦遵暢厥旨然往往屈古文而就己說好古者喜其根抵穿

輒率若尊義然愚謂如緣衣之等終不若從毛者之義爲更古雖起作詩者而問之恐未必是鄭而非毛也

緣兮緣兮傳緣末也箋云先染緣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正義略云毛以爲由緣而後染緣是緣爲末而緣爲本鄭以爲爲祿衣當先染緣而女反先爲祿而後染緣是失制也

按製染先後詩中未嘗明言無由知其先爲祿後

染絲若以詩先言祿兮卽爲先製衣後言絲兮卽爲後染絲則上章祿兮絲兮亦可分先後乎毛說爲順

與子成說傳說數也箋云成相悅愛之思正義釋毛云謂成其單伍之數玉肅述毛云謂成其男女之數按鄭讀說爲悅愛之悅毛讀爲言說之說孔王樹述毛意終不甚安而毛意或幾乎隱矣展轉求之略得一証易繫辭云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韓注幽明者有形死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疏云言用易理始終吉凶皆悉色羅以此之故七知生死之數也亦以說訓爲數然則詩云死生契濶與子成說當謂死生之成數耳故下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不我信兮俾信極也箋云不與我相親信音義曰信毛音申案信卽古伸字也鄭如字

按洵信一韻濶活一韻鄭讀信去聲不如毛義之